

欽定前漢書

卷之十
七六

前漢書卷六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

養生亡所不致

師古曰致至也。○劉敞曰顏說非也。凡奉養難得之物皆能致之以自供也。

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

師古曰先令謂遺令

羸者不爲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羸音郎果反。○劉敞曰形魂復歸于土此其所謂反真也。何自然之謂。必亡易吾意。

師古曰易改也。

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

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

廢父命

師古曰重難也

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

侯

師古曰祁侯繪賀之孫承嗣者名也

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

從上祠雍未得詣前

師古曰詣至也至前言來見也

願存精神省思慮

進近醫藥

○宋祁曰近字當刪

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

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

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

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

師古曰區區小意也

願王孫察焉王孫報

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

之

師古曰言踰禮而厚葬也

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

師古曰正曲曰矯

夫

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

地下

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

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

師古曰言此見發掘也

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

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

師古曰鬲

與隔同其後並類此

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

師古

曰文子稱天氣爲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

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

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

師古曰塊

音口對反

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

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

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師古曰言不用久爲客也繇讀與由同

昔帝堯之葬

也窾木爲廩葛藁爲緘

服虔曰窾音款窾空也空木爲廩師古曰廩卽積字也積小棺

也藁葛蔓也一曰藁亦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藁音力水反緘音工咸反

其穿下不亂泉上

不泄殍

師古曰亂絕也

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

儉約也

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

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今

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

戲吾不爲也

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

祁侯曰善遂羸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

師古曰南北軍

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丞得真官兼守之○劉敞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丞未得真官兼守之建之所

守軍正之丞耳未嘗兼守正也故建奏云丞於用法疑若兼守正何疑之有自是其時無正耳

貧亡車

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

師古曰尉者自

上安之也薦者舉籍也

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

師古曰坐賣曰賈爲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菴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

爲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

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

師古曰約束也

曰我欲

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

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

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

壁曰

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

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

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

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

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

師古曰公謂顯然爲之

私買賣以與

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

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

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

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宮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

近之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

師古曰窬小竇

也音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

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

已聞

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宋祁曰已改作以

二千石以下

行法焉

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

丞於用法疑

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

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

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卽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反

累音力瑞反

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

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

師古曰司馬法兵書之名也解在主父偃傳詔言在於軍

中何用文吏議也

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

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師古曰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爲之意也

或

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

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

建又何疑焉建

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

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

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

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

奴客往犇射追吏

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奔走赴之而射也

吏散走主使僕

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宅坐

服虔曰言游徼奉公無宅

坐也。○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

舍門

師古曰：甲舍，卽甲第，謂公主之宅。

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

蘇林

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爲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不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爲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

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

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

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

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

傳其業，好倜儻大節。

師古曰：倜，音吐歷反。

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

琅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

師古曰：守華陰。

縣丞者其
人名嘉

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

之右

師古曰右言在上也

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

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廼

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

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

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

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

權之

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

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

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

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

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

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

師古曰猥曲也

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

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

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

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

論充宗乘貴辯口

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

諸儒莫能與抗皆

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

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子私反

抗首而請

師古曰抗舉也

音動左右旣論難連拄五鹿君

師古曰拄

觸也距也音竹庚反

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師古

曰嶽嶽長角之貌

繇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

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

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

結雲數上書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

李奇曰不

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

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

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爲言

也○宋祁曰上書越本作上疏

而咸數毀石顯久之

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

師古曰風讀曰諷

羣臣朝見上問丞相

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

師古曰亡善狀也

時陳咸

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

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

師古曰立成也

雲亡

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

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

治

師古曰咸爲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

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

通雲以故不得

師古曰吏捕之不得

上於是下咸雲獄滅死爲城

且

○宋祁曰獄下當添治字

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之世至成帝時丞

相故安昌侯張禹

○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

以帝師位

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

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

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

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

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

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

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

餘

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

上問誰也對曰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

師古曰訕

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師古

曰檻軒前欄也

雲呼曰

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

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

地下足矣

師古曰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

未知聖朝何

如耳

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

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

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

師古曰著表也

言此名久彰表

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

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

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

雲自

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鄆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

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

容謂雲曰

師古曰從音七庸反

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

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

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爲

吏平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

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

周於身土周於槨

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槨冢壙裁容槨也

爲丈

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

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

師古曰豫章之縣

後去官歸壽春數因

縣道上言變事

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

求假軺傳

師古曰小

車之傳也軺音遙傳音張戀反

詣行在所條對急政

師古曰條對者一條錄而對之

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

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

師古曰浸漸也

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

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

師古曰遁

逃也夫叔孫先非不忠也

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日先謂在秦時

箕子非疏

其家而畔親也

師古曰箕子紂之諸父故言疏家畔親也

不可爲言也昔高

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

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易也

聽言

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

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

陳平

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

師古曰立以爲

大將

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

師古曰言四面而至

爭進奇異知者

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

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

師古曰鴻

毛喻輕拾遺言其易也

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

師古曰亡

孝

文皇帝起於代谷

師古曰從代而來卽帝位

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

佐也

師古曰召讀曰邵

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

幾平

師古曰幾音距依反

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

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

師古曰軌法也

壞井

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

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

師古曰說讀曰悅

出爵不待

廉茂慶賜不須顯功

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

材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

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

平可致

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

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

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

聚於本朝

師古曰本朝漢朝也

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

服虔曰臣

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

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

而起者蜀郡是也

孟康曰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

及山陽亡徒

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

李奇曰求索與已和及隨

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

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劉敞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

謂與上爭衡也

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于上

廟堂之義非草茅所

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

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

大也

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

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

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

鄙叩關自鬻

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

繆公行伯繇

余歸德

師古曰卽秦穆公伯
讀曰霸繇讀曰由

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

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

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

師古曰懣

音滿

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

睹矣

師古曰爛然
分明之貌也

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

至衆多也然其僑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

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

師古曰質正也

若此者亦亡幾人

師古曰無

幾言不多也
幾音居豈反

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

世摩鈍也

師古曰底細石也
音之履反又音砥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工以喻國政利器喻賢才

至秦則不然張誹

謗之罔以爲漢歐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

師古曰泰阿劍名歐冶所

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喻倒持劍而以把授與人也

故誠能勿失其柄天

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

爲漢世宗也

師古曰辟讀曰關

今不循伯者之道

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

同 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

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

○宋祁曰而當作其字

故高祖

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

師古曰盜媿受金之事

晉文召天王齊桓

用其讎

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以管仲爲相並解於上

亡益於時不

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

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

師古曰緒謂餘業也

猶以鄉

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

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

師古曰戴鵲也仁鳥鸞鳳也戴音緣

愚者蒙

戮則知士深退

師古曰蒙被也

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

或下廷尉而死者衆

師古曰以其所言爲不急而罪之也

自陽朔以來天

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

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也

羣臣皆承順上

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

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

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

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

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

及至陛下

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

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

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

杜亡秦之路

師古曰杜塞也

數御十月之歌

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

族太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

留意亡逸之戒

師古曰周書篇名也周公作之以戒

成王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

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

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衆賢則明視於四方也

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師古曰君

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

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

與比數

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較而數也

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

也

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錢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

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

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

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

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爲上

當與之賢師

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

師古曰以斗爲

喻也斗身爲魁

使之驕逆至於夷滅

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

此失親親之

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

書曰母若火始庸庸

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

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

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

亡及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

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

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

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

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

民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

泥塗殿上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展言自辰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

言法宮法駕也坐音才卧反○宋祁曰自辰當作負展也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

有遺於世師古曰遺留也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

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省察也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

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

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魏燕趙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與逸

也同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

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

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

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爲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

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以自

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

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

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傳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

魯遂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
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不名也
此言孔子故

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

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奪適文

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爲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

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

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

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

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

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

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爲庶人也
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

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

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

則國

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

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

數也

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

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

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

師古曰不合於經也

遂見寢至成

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顛政

師古曰顛讀與專同

福一朝棄妻

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

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卽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

師古曰鬲讀與隔同

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

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

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

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

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

師古曰更以他人爲師諱不言

是章弟子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

斂葬之

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

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

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

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

師古曰爲輔弼之任

以病免唐林

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

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

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必不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

愈於頑嚚無識者也狷音子掾反

宋祁曰進取下應添於道二字觀楊王孫之志賢於

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我亡是也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實也

胡建臨敵

敢斷武昭於外

師古曰昭明也

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

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

師古

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殷視夏桀之亡可爲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爲立後自取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喪亡可爲戒也

章爲仁由己再入太府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故此贊引之再

入太府謂初爲大司徒掾後爲車騎將軍掾也

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師古曰楚辭漁父之

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前漢書卷六十七

前漢書卷六十七考證

胡建傳守軍正丞注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

○臣召南按後文御史穿北軍壘垣則建守北軍正

丞也

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臣召南按渭城屬右扶風在

長安稍西卽秦故都咸陽也此時蓋主第在渭城故

建圍之以索賊耳

朱雲傳從博士白子友受易○臣召南按儒林傳東海

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爲博士由是有白氏學然則

白子友當卽白光但彼云字少子此云子友字不同

耳

梅福傳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云云注師古曰尚書大傳云云○臣召南按大傳伏生所著其說王啟金滕在周公既葬之後史記魯世家卽用其說與孔安國古文金滕之說不同

云敞傳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儒林傳吳章字偉君受尚書於許商

贊殷監不遠夏后所聞注師古曰謂梅福請封孔子後云云○顧炎武曰贊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氏師古謂封孔子後非也

前漢書卷六十七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

也

師古曰中孺讀曰仲

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

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

與

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旣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

郊迎負弩矢先驅

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

至平陽傳

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

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

師古曰服音蒲北反

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

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

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

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

師古曰宮中小

門謂之闈

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

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

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

師古曰婕妤居鉤弋宮故稱之

上心欲以爲

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

師古曰任堪也

屬委也任音壬屬音之欲反

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

侯以賜光

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

後元二年春

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

師古

曰不諱言不可諱也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

師古曰諭曉也

立少子君行

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

國人不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

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

大夫皆拜卧內牀下

師古曰於天子所卧牀前拜職

受遺詔輔少主明

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

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

通謀爲逆

師古曰莽音莫戶反

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

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

日磾爲秭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

文穎曰博大陸平取

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爲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

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

師古曰即右將

軍王莽也其子名忽

揚語曰

師古曰揚謂宣唱之

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

詔封三子事

師古曰安猶焉

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

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

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

寸

師古曰財與纒同

白皙疏眉目美須頰

師古曰皙潔白也頰頰毛也皙音先歷反

顛音人
占反

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

不失尺寸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

自己出

師古曰自從也

天下想聞其風采

師古曰采文采

殿中嘗有怪

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

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取璽

郎不肯

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

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師古曰多猶重也以

此事爲多足重也

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

妻有女年與帝相配

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閩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

桀因帝

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婕妤

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爲蓋侯所尚故云蓋

主也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

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

師古

曰懷其恩德也

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

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

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

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

已爲九卿位在光右

師古曰右上也

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

中宮之重

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

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

專制朝事

師古曰顧猶反也

繇是與光爭權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燕王旦

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

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

師古曰伐矜也

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

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

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蹶

孟康曰都試也

肄習也師古曰謂

總閱試習武備也

太官先置

師古曰供飲食之具

又引蘇武前使

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

敞亡功爲搜粟都尉

師古曰楊敞也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

師古曰調

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鈞反

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

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

其事

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

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

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

如淳曰近臣所止計

畫之室也或曰雕畫之室也師古曰雕畫是也

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

日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

頓首謝上曰將軍冠

師古曰令復著冠也

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

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

師古

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也耳也屬音之欲反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

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

文類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

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

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

師古曰遂猶竟也

上不聽後

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

輔朕身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

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

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
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
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

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
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

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

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
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

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

師古曰視
讀曰示敞

卽楊敞也擢郎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

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

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

憂懣

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

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

年曰將軍爲國柱石

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

柱及其石也

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

師古曰立議而白之

更選賢

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

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

師古曰商

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

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

光廼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

師古曰圖

謀也

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

鄂失色

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

莫敢發言但唯

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劔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

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

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

○宋祁曰孝者下當

添所字

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

師古曰如若也

將軍雖死

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

師古曰宜速決

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

匈匈不安光當受難

師古曰受其憂責也○宋祁曰受難改作處難

於是議者

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師古曰言一聽之也

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

狀皇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
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
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
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廼驚人如
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
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
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
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尚未自知當
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
師古曰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廼曰我安得
安焉也

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

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若今革襦矣

師古曰晉說是也

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

士陛戟陳列殿下

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

羣臣以次上殿召

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

丞相臣敞

師古曰楊敞也

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

世

師古曰張子孺

度遼將軍臣明友

師古曰范明友

前將軍臣增

師古曰韓

增後將軍臣充國

師古曰趙充國

御史大夫臣誼

師古曰蔡誼

宜春

侯臣譚

師古曰王訢子

當塗侯臣聖

師古曰姓魏也

隨桃侯臣昌樂

師古

曰姓趙故蒼梧王趙光子

杜侯臣屠耆堂

師古曰故胡人

太僕臣延年

師古曰杜

延年太常臣昌

師古曰蒲侯蘇昌

大司農臣延年

師古曰田延年

宗正臣

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

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廣明

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

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

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疇

師古曰宋疇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

不知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大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

臣卬師古曰趙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

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

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

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

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

師古曰典喪服言爲喪主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縗直

斬割之而已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師古曰素

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

王莽

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

爲皇太子常私買鷄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

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樞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

次發璽不封

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得

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也

從官更持節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次下亦同

引內昌邑從

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闔內敖戲自之符璽

取節十六

師古曰之往也自往至署取節也

朝暮臨

師古曰臨哭也力禁反

令從

官更持節從

師古曰更互執節從至哭臨之所

爲書曰黃帝問侍中君

卿

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

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

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

鼓歌吹作俳倡

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俳音排

會下還上前殿

淳如

曰下謂柩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擊鐘磬召內泰壹宗

廟樂人輦道牟首

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闕道

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哀淫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

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噴說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

長塗牟首劉逵以爲牟首闕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達據此輦道牟首便誤用之乎○劉敞曰

輦道輦仁之牟首也予謂牟者岑牟也岑
牟蓋鼓角士胄卽禰衡爲鼓吏所著者
鼓吹歌舞悉

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
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

厨故謂之厨城門閣室閣道祀已與從官飲啗
師古曰啗食也

音徒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
師古曰皮

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召皇太后御小馬車
張晏曰皇太后

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使官
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廡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

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
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

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
師古曰令且止讀奏爲人臣子當悖

亂如是邪
師古曰責王也悖垂也音布內反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

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

官者免奴

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

變易節上黃旄以赤

師古曰以劉屈

旄與戾太子戰加節上黃旄遂以爲常賀今輒改之

發御府金錢刀劔玉器采繒

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

師古曰湛讀曰

沈又讀曰沈沈汚荒迷也

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

可御故食

師古曰釋謂解脫也

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

師古曰趣讀曰

促關由也

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鷄豚詔殿門內以爲

常

師古曰內入也令每日常入雞豚也

獨夜設九賓溫室

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

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

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

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

皇帝

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

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

者旁午

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

持節詔諸官署

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

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

簿具責之

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

等數進諫不變更

師古曰更改也

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

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

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

別之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音字阮反

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

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

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

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

詩云藉

曰未知亦既抱子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藉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

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

五辟之屬莫大不孝

師古曰五辟卽五刑

也辟音頻亦反

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

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

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

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與由同

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

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

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

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

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

師古曰引孝經之言

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卽持其手

師古

日卽就也解脫其璽組奉上下太后扶主下殿出金馬門羣臣

隨送王西面拜

○宋祁曰西疑作四

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

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

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

愛臣長不復見左右

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

光涕泣而去羣臣

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

師古曰言請不豫政令

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

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

餘人出死號呼市中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

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

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

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

師古曰解並在宣紀軫音零

已而

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

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廼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光

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

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

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

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

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

二千石治莫府冢上

如淳曰典爲冢者

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

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

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爲襦如鏡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要已下

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

梓宮

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爲之親身之棺也

爲天子制故亦稱梓宮

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

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

棺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

內梓宮次榎梓栢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爲榎木名非也○劉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

被次梓宮次便房次題湊次外藏則當以如說爲是也
且出漢儀注宜以爲信爾今但云曲室果何用木爲之
置於何所耶自是臆說耳○宋祁曰小栢室
也姚改小曲室也以爲梓木姚改以爲榿木
椁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厨廩之屬也蘇林曰椁木栢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

詩傳並云椁木松葉栢身檜木乃栢葉松身耳
蘇說非也椁音七庸反檜音工闕反字亦作栝
東園溫

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屍上大斂并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

也屬少府其署
主作此器也
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輶輶車文類

曰輶輶車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
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輶輶車也臣賈曰秦始皇道崩

祕其事載以輶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車類
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輶車駕大廩白虎駟以輶

車駕大廩白鹿駟爲倅師古曰輶輶本安車也可以卧
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絮故遂爲喪車耳輶者密閉輶者

旁開窻牖各別一乘隨事爲名後人旣專以載喪又去
其一總爲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音千內反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六十八
三

黃屋左纛

師古曰解在高紀也

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

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

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

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

○宋祁曰

此詔紀中已有

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

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

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

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

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師古曰與讀曰豫

明年夏封太子

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

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

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

其封光兄孫

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

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

師古曰塋墓域也音營

起三出闕築神

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

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冢園也文穎

曰承恩宣平侯冢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之

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

而幽良人婢妾守之

晉灼曰闕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冢上作輦閣之道

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

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

塗

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爲茵馮而黃金塗於輦也○宋祁曰

於姚改輿

韋絮薦輪

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

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

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

初光愛

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

晉灼曰漢語東

閻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

而禹山亦

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

師古曰請音才姓反

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

謁

文穎曰朝常用謁不自行而今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

莫敢譴者

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

師古曰長信宮上官

太后所居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

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

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

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

今大夫給事中

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

師古曰間音居覓反

後兩家奴爭道

師古

曰謂霍氏及御史家

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

謝迺去人以謂霍氏

師古曰告語也

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

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

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

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

上令吏民得奏封

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

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

於是霍

氏甚惡之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

○宋祁曰微字上別本更有立

字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

許后

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

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

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

下獄吏簿問急

師古曰簿音步尸反

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

大驚

○宋祁曰語疑作告

欲自發舉不忍猶與

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

會

奏上因署衍勿論

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

光薨後語稍泄

○宋祁曰稍下

疑有漏字

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

師古曰未知其虛實

迺徙光女壻度

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

○宋祁曰

次字下當有女字

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

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

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

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

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

者

蘇林曰特但也○宋祁曰使禹官名字刪官字各下當添為字

又收范明友度遼將

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

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

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

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

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

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師古

曰不自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望怨也迺謂曰大將軍時何

可復行師古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

种王平師古曰种音冲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

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

九卿封侯

師古曰卽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

百官以下但事

馮子都王子方等

服虔曰皆光奴

視丞相亡如也

師古曰亡如猶言無所象

也似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

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

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

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

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

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

遠客

饑寒喜妄說狂言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

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讐也

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

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

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灾異數見盡
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
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

○宋祁曰輒下漆使字

不關尚書益不

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
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
許皇后

師古曰謹衆聲也音許爰反

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

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
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
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

師古曰曉星文者

語平曰熒惑

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

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

師古曰卒讀曰猝猝忽遽之貌也謂竟

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

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

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

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

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

然惡端

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

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

師古曰言先反

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

皆曰安所相避

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

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

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

太后無禮

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官太后爲姨母遇之無禮

馮子都數犯法上

并以爲讓

師古曰總以
此事責之也

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

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

師古
曰知

兒見
捕不

亟下捕之

蘇林曰亟疾下捕之
師古曰亟音居力反

第中鼠暴多與人

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

師古曰鴉惡聲之鳥
也古者室屋高大則

通呼爲殿耳非正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
鴉音羽驕反○宋祁曰正天子姚改止天子

第門白

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

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

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鼯

如淳曰高后時
定令輒有擅議

宗廟者棄市師古曰
羔菟鼯所以供祭也

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

置酒

文穎曰宣帝
外祖母也

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

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
爲立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
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

師古

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

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
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廼下詔曰廼者東織室令

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

師古曰解在宣

也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

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
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誣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

發得咸伏其辜

師古曰事發而捕得

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誑誤

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

事

師古曰言其立意發之也

言無入霍氏禁闕卒不得遂其謀

師古曰遂

成也皆讎有功

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

封章爲博成侯忠高

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

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

師古曰右上也

霍氏秉權日久害

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

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

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

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

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

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

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音胡郎

反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也今論功

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廼

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

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徒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

師古曰右上也

上廼賜福帛

十疋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

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

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斬反

及光

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王者不畜霍氏之

禍萌於驂乘

師古曰萌謂始生也

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

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

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

師古曰磾音丁奚反

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師古曰休

音許蚪反屠音儲

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

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

○宋祁曰去病傳作天祭金人其

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

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

師古曰昆音下門反

召其王欲誅之

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

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闕

氏弟倫俱没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

游宴見馬

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闕諸馬

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

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

師古曰視宮人

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

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卽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旣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日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

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

○宋祁曰病疑作母

詔圖畫於甘泉宮

署曰休屠王闕氏

師古曰題其畫

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

然後廼去

師古曰鄉讀曰鄉

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

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

師古曰擁抱也

日磾在前見而目之

師古曰目視怒也

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

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

師古曰及謂及於禍也

遂謀爲逆日磾視

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

師古曰上

下於殿也

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

光宮

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

日磾小疾

卧廬

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

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

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

師古曰無何猶言無

故也

日磔奏廁心動

師古曰奏向也日磔方向廁而心動

立入坐內戶下須

與何羅裹白刃從東箱上

師古曰置刃於衣衷中也衷古祐字

見日磔色

變走趨卧內欲入

師古曰趨讀曰趨趨也卧內天子卧處

行觸寶瑟僵日

磔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

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

上驚起左

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磔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止勿格日磔

摔胡投何羅殿下

孟康曰胡音互摔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也晉灼曰胡頸也摔其頸而投

殿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摔音才兀反○宋祁曰卧輪當改卧輪

得禽縛之窮治皆伏

辜繇是著忠孝節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日磔自在左右目不忤視

者數十年

師古曰忤逆也

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

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

主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宋祁曰及上下當添疾字

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

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

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秬侯

師古曰秬音丁

反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

日磾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

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

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

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

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

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卽位

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

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

始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

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爲稭侯奉日磾後初日磾

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

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

子侯少爲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

壽反謀

師古曰與讀曰豫

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

安上傳禁門闔無內霍氏親屬

師古曰禁止也門闔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

止諸門闔也

封爲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諡曰

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帝卽位爲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

岑爲託上詔岑拜爲使主客

服虔曰官名屬鴻臚主胡客也○宋祁曰拜爲下當

添郎字

敞子涉本爲左曹上拜涉爲侍中使待幸綠車載

送衛尉舍

李奇曰輦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因拜子爲侍中以此車送欲敞見其榮寵也如淳

日幸綠車嘗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

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須臾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

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

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哀帝卽位爲奉車都尉至長信少

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爲匈奴中郎將也越

騎校尉關內都尉○宋祁曰當刪內字安定東海太守饒爲越騎

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

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爲太子門大夫哀帝卽位爲太

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爲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

母傳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職辦擢爲泰山弘

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卽位徵爲大司馬司直京兆尹帝

年幼遷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

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

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

禮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姓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

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欲以內厲平帝而外塞百

姓之議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弟稭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

曰禪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

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

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大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鄧展

曰當上南為大夫人特莽姨母故耳為父立廟非也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曰禪功

曰當上南為大夫人特莽姨母故耳為父立廟非也

亡有賞語當名爲以孫繼祖也自當爲父祖父立廟

晉灼

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爲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

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母南爲太夫

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碑不復爲後賞而令大夫主賞祭事師古曰贊說是也時甄邯在旁庭

叱欽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

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知聖朝以世有爲

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

廼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

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曰艾又創也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

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爲後之誼以安天下

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

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碑從成爲君持大宗重

○宋祁曰從成

姚本作後成

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

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卽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

師古曰云

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

當卽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明立廟

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

○宋祁曰頗惑當作疑惑

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

宜大不敬稅侯當上母南爲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

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時卽罪

師古

日卽就也

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體亡所阿

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爲
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爲人後之誼益封
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

於主師古曰形見也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

摧燕王仆上官師古曰仆頓也音赴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

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

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

下所倚羣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

也過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湛讀曰沈

死財三年宗族誅夷

師古曰財與纜同

哀哉昔霍叔封於晉

師古

曰霍叔文王之

子武王之弟也

晉卽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

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
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
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前漢書卷六十八

前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霍光傳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云云○臣召南按捕

莽何羅日磾功也漢書入日磾於功臣表入光桀於外戚恩澤侯表是有深意存焉

光爲博陸侯注文穎曰食邑北海河東城○臣召南按

河字下脫間字而城字則郡字之譌也恩澤侯表云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注曰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可知此注脫誤顯然

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桀爲太僕秩中二千石光爲奉車都尉僅比二千石故曰位在光右

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臣召南按武五子傳作旦聞之

喜上疏云云則是燕王實使人上書也但下文云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又云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則此傳謂蓋主桀安等詐令人爲燕王上書正得其實燕刺王傳未及刊正耳

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胡三省曰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

稱嗣子皇帝注師古云云○胡三省曰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旣於禮悖三年不祭之

義又悖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義

光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

臣名南

按范明友爲未央

衛尉鄧廣漢爲長樂衛尉

會奏上因署衍勿論注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

臣

名南

按外戚傳此文注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

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二注並出師古之手而判然不同胡三省曰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於帝耶李奇說是也

廷尉李种○李种公卿表作李仲字季主雒陽人始元元年爲廷尉王平徐仁賈勝胡事詳于杜延年傳

皆讎有功注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
○顧炎武曰注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左傳曰
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
未能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詐忠不終
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頗不讎

金日磾傳於是遂爲光副○

臣召南

按與霍光同傳故

蒙其文不言拜爲車騎將軍也

前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

師古曰邽音圭

後徙金城令居

師古曰令音零

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服虔曰金

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師古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自武帝時已爲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爲人沈勇

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師古曰通知者

謂明曉也

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

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

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

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

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師古曰氐音丁奚反

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

上谷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子亮反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

祁王文穎曰匈奴王也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

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

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

南旁塞至符奚廬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劉敞曰按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

姓名充國未嘗爲之亦未嘗有將軍兼少
府者明此府字是時字少時猶言無幾也欲入爲寇亡

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

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
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

充國總統領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

諸羌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
憐孟康曰豪

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
北是漢地湟音皇○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

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
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逐民所不田處畜牧

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

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
反冒音莫北反○宋祁曰冒作莫報反

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

解仇交質盟詛

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逸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

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爲寇也

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

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

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

師古曰合約共爲要契也

與漢相距

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

師古

日煎讀日煎讀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

師古曰氏音支

傳告諸羌曰漢貳

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

師古曰事使役

張

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

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

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

欲沮解之

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

其計不合

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

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

師古曰直當也

臣恐羌變未止

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

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

後月

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

師古曰藉借也

欲擊鄯善敦

煌以絕漢道

師古曰鄯音善

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

西南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

迺解仇作約

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

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开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

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爲姓耳變

開爲井字
之訛也

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

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曰示語之也其下並同○宋祁曰

解仇上疑有復字

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

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

桀黠皆斬之

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爲惡堅也

縱兵擊其種人斬

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

信鄉

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

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向於是與他族皆叛也

遂劫略小種背畔犯

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

浩亶

師古曰浩音誥亶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

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

甚衆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

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

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

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

充國曰百聞

不如一見兵難踰度

鄭氏曰踰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踰讀作遙

臣願馳至

金城圖上方略

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爲攻討方略俱奏上也

然羌戎小夷逆

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師古曰屬委也

音之

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

師古曰須待也

欲渡

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

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

不覺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

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

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

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

文穎曰金城有二陜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階而夾水曰

陜四望者陜名也陜音狹

夜引兵上至落都

服虔曰山名也

召諸校司馬謂

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十人守杜四望陜

中兵豈得入哉

師古曰杜塞也

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

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

至西部都尉府

孟康曰在金城

日饗軍士

師古曰日日饗飲之

士皆欲爲

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

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

欲壹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仗

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竝出絕轉道師古

日竝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竝讀如字又音步朗反

○劉奉世日竝猶具爾羣聚不同出鈔絕故日竝也

何煩曲解下文分兵 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

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日疏搜索也師古日

也通轉道津渡姚宋祁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

庫來告都尉日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

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迺遣歸告

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日言勿

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

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
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
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廼擊
之師古曰徼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微音工堯反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

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鉄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

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

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

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

至秋冬廼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師古曰竟讀曰境今虜朝夕

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

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

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

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卽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

其畜產虜其妻子

師古曰亶讀曰但

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

仍出虜必震壞

師古曰仍頻也

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

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

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

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

胡悔反

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爲

佗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

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

師古曰商計度也○宋祁曰稍引去當更添一

稍字逐水少入山林

師古曰少古草字

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

後隄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

言非至計也

師古曰殆僅也

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

通谷水草

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

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

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

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

其郡兵尤

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

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

故

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

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

拊循和輯

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

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

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

師古

日負恃也

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

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

軍

師古曰卽就也
就其郡而拜之

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

師古曰
讓責也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

擊罕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

師古曰徙其妻子令
遠居而身來爲寇也

精兵萬人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

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束數十

師古曰皆謂錢
直之數言其貴轉

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

之利爭其畜食

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
穀麥之屬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卽謂

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

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

多藏匿山中依

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

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

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

師古曰久

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劉奉世曰微無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

將軍

誰不樂此者

師古曰言凡爲將軍者皆樂此

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

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

泉侯奉世將婁月氏兵四千人

服虔曰婁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婁音兒遮反師

古曰蘇音是也

亡慮萬二千人

師古曰亡慮大計也解在食貨志

齋三十日食

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

服虔曰句音鉤師古

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

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

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

並來

○宋祁曰並來
越本作正來

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

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伏飛射士步兵

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

張晏

曰五星所聚其下勝羌
人在西星在東則爲漢

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

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

有疑充國旣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

家

師古曰言爲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
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

廼上書謝

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

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

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

師古曰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

罕羌未有所

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

師古曰釋置也放也

起壹難

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

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師古曰皆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

爲人所引也

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

須其至

師古曰飭整也須待也飭與勸同也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

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

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

師古曰釋廢也○宋祁曰廢也姚改作廢棄

臣

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

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

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

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

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

虜交堅黨

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

不輕得離也

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

如是虜兵寢多

師古曰寢漸也

誅之

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

師古

曰累音力瑞反繇與由同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

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
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
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
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
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
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重道阨

日解讀曰

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

師古曰重直用反

道阨

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

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太遲

充國

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師古

日謂更廻還盡力而死戰

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

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旱

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

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

旱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

復還故地

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宋祁曰復還一本作還復。

充國以聞未報靡

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

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

師古曰苟

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

非爲公家忠計也

師古曰爲于僞反

語未卒

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旱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

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泄

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

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

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

變不可諱

師古曰
恐其死

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

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
卽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
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
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
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
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
自保

師古曰續
衣謂御史

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

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

師古曰言豫防之
可無今日之寇也

往者舉

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

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

丞相御史復白遣

義渠安國竟沮敗羌

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

金城湟中穀斛八錢

吾謂耿中丞

服虔曰耿壽昌也爲司農中丞

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

動矣

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

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

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失

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

搖相因而起

師古曰卒讀曰猝

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

憂邪

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

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

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

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

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

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

師古曰菱乾芻也稟禾稈也石百二十斤稈音工旱反

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

師古曰卒讀曰

粹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

師古曰廟勝謂謀於

廟堂而勝敵也

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爲擊

之不便

○宋祁曰故也當作也故

計度臨羌東至浩亶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羌

虜故田

○宋祁曰故田姚刪故字

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

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

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

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

七千三百六十三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

下繕鄉亭浚溝渠

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

治湟陘以

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

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

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

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

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

費

師古曰畜讀曰蓄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

謹上田處及器用簿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

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

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計虜

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

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

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師古曰此

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

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

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

地薦草

師古曰薦稠草

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

明主般師罷兵

鄧展曰般音班班還也

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

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

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如淳曰羌

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卽羌賊耳無豫於胡也

宋祁曰七十七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

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

師古曰一部爲一校也

吏士萬人留屯

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

不得歸肥饒之墜

師古曰墜古地字也

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

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

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

又音步浪反○劉奉世曰居民得並田作並亦俱也

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

歲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

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

師古曰眎亦示字

揚威武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

師古曰閒讀曰閑

繕治郵亭

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

師古曰言不可必勝

不出令反畔

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疔之患

師古曰離遭也疔謂

因寒瘡而坐得必勝之道七也

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

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

師古

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

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

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

也

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隄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

制西域信威千里

師古曰信讀曰申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

鄭氏

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

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

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

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

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

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

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

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

并擊我

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劉奉世曰本

始年未伐先零此卽元康五年未改神爵已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卿卽是今無事但羌人不能追言爾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

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

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

凍旱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

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

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

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
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

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

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爲高樓以望敵

也音才消反

校聯不絕

如淳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爲固者亦猶周易

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蓋用關械關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關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

便兵弩飭鬪具

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

燒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
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
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
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

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

還歸故地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

是臣之愚計所以

度虜且必瓦解其處

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

不戰而自破之冊也

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

師古曰卒讀曰猝

臣

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

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

師古

日竄讀日但

卽今同是

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

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

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

師古曰罷讀曰疲

貶重而自損

非所以視蠻夷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

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

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

宋祁曰別本復下有更字

且匈

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

之用以澹一隅

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

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

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

師古

日諭曉告之鄉讀日嚮

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宜亡它心不

足以故出兵

宋祁曰校當作效

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

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

避嫌之便

師古曰媮苟且也嫌亦嫌字

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

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

天誅

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

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

數得孰計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

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

臣

○宋祁曰議臣字下當更有一議字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

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

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

可必用也

師古曰任保也

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

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

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

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

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

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

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

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

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

曰衆

人皆以破羌强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

○宋祁曰獲作

坐

然有識者以爲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

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

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

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

師古曰卒讀曰猝

卒以其意對

師古曰卒終也

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

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

庫

師古曰且音子聞反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

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

日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作酋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劉奉世曰宣紀作五月斬楊玉降與此不同疑

是紀誤

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

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

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

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

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

不可典蠻夷

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若今言惡酒者○宋祁曰小弟湯湯浙本作陽

不如

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

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

師古曰酌音況務反師古曰卽酌字也醉怒曰酌

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

與中郎將卬宴語

師古曰開宴時共語也

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

始嘗不快上

如淳曰所爲行不可上意

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

世本持橐籥筆

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籥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

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籥筆者插筆於首

○宋祁曰橐籥音丁各反今讀又音託 事孝武帝數

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

師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

安世用是

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

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

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下吏自殺充國

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庭每有四

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年宋祁曰庭改作廷

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

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

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

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會孫伋爲

營平侯師古曰伋音汲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

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

門郎揚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

師古曰卽就也於畫側而書頌也

曰明

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

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師古曰震合韻音真

旣臨其域諭以威

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

從之鮮陽

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开於鮮水之

陽也營平守節婁奏封章

師古曰婁古屢字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

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

不庭

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

張晏

日方叔召虎也詩人歌功迺列于雅

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

在漢中興充

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師古曰赳赳勁也桓桓威也紹厥後謂繼周之方召

也充國爲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

爲破羌將軍征烏孫至燉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

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

師古曰歙卽翁字也歙侯烏孫官名○宋祁曰歙改作讞

陷陳郤敵惠奏其功拜爲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

國還爲謁者尙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

郎中車騎將軍

○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明衍軍字是歷郎中兼車騎將史省文總言

之耳又曰郎中車騎將軍行車軍軍字當云郎中騎將不然著車去騎爲車將也朝廷多重之者

轉爲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質行正直仁

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

師古曰任堪也

父破

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

師古曰右上也

廼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

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爲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

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

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

之奇在寢不寐○宋祁日注不寐下當添也字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

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

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

司

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

師古曰卒讀日粹謂暴也

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

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

師古

日始生曰萌

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

敦厚

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尚書咎繇曰擾而毅擾亦柔也今流俗書本柔字作果者妄改之

謀

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

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

之

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也○劉敞曰衍

災字宋祁曰注國
者下當添其字

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師古曰虞度也

言有寇難非
意所度也

其後拜爲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

徙爲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
輿馬號爲鮮明唯是爲奢爲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
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爲護羌校尉中子
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爲郡守皆有將帥
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
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
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
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誦事

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

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

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讀如本字亦

讀日

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

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爲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

之謀

師古曰說讀日悅

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

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

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慶忌

本狄道人爲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

宋祁曰已當作以

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

白起郢人

師古曰郢扶風之縣也音媚○宋祁曰秦下當添時字

王翦頻陽人漢

興郁郅王圍甘延壽

師古曰圍爲強弩將軍見藝文志郁音於六反郅音質

義渠

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

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

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

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前漢書卷六十九

前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趙充國傳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

臣召南按

天漢二年事也李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卽此役也

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云云○

臣召南

按昭

紀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頤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然則充國以護軍爲裨將而戰功多耳又按匈奴傳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充國充國以爲非計乃拜范明友爲度遼將

軍亦充國爲大將軍護軍都尉時事也充國爲水衡
都尉公卿表在元鳳元年而遷後將軍在元平元年
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注師古曰湟水之北是漢地
○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地也○臣名南按師古注
是劉奉世說非也胡三省曰羗依南山渡湟水而北
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羗與匈奴
通之路正在於此於地形可謂明曉

屯備羗至浩疊注師古曰水名也解在地理志○胡三
省曰縣名也屬金城郡有浩疊水出西塞外東至允
吾入湟水杜佑云漢浩疊縣故城在今金城郡廣武

縣西南

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胡三省曰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唐蘭鄯廓州地

夜引兵上至落都注服虔曰山名也○胡三省曰据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落都城後漢志浩亶縣有維都谷

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臣召南按鮮水卽西海一名

青海又名卑禾羌海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仙海鹽池者也後書西羌傳武帝時先零羌與匈奴通寇邊遣李息徐自爲擊平之羌乃去湟中

依西海鹽池左右又本書王莽傳羗豪獻鮮水海允
谷鹽池地爲西海郡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王應麟曰段熲言先零作
寇充國徙令居內始服終叛至今爲鯁予以地理志
考之神爵二年金城置破羗允街二縣蓋處降羗之
地羗在湟河之南而漢地在湟河之北謂之屬國置
都尉以主降者羗爲患不自屬國始也建武中馬援
徙羗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竇固馬武徙羗三
輔於是始熾或以充國遷先零內地爲非而不知金
城非內地也不得不爲充國辨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胡三省曰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并後將軍爲五府

辛慶忌傳遷郎中車騎將軍○劉敞曰是歷郎中兼車騎將史省文總言之耳云云○臣召南按敞有兩說

前說軍字衍後說車字及軍字衍以文義推之後說尤長車騎將軍位次大將軍未有以郎中兼者觀下文云轉爲校尉遷張掖太守卽知非車騎將軍矣軍字顯是衍文又按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二千石此文應云遷郎中騎將又誤衍一車字耳衛青在位淮南寢謀○顧炎武曰謂伍被言大將軍數

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所憚也

前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傅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傅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

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茲音丘慈

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

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

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

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

當至烏

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
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
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
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復而
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

易得也

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

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

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
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
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
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徧往賜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

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

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私

報王

師古曰謂密有所論

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

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

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

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

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

諸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曰樓蘭王安

歸常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

師古曰言爲匈奴之間而候伺

發兵殺略

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

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

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

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賁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 甚逆天

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

關以直報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日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言怨於我者則直道以報之故詔引

之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

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

匈奴

師古曰移中廐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宋祁曰蘇林曰移音移如淳曰移爾雅唐棣移也移園之中

有馬廐也釋文唐棣移郭璞注云似白楊江東呼爲移音以支反姚本改作移并見拘留十餘

年昭帝時廼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是時烏孫

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

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

車師與匈

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

會昭帝崩宣帝初卽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

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

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

師古曰脅謂以威迫之也

欲隔絕

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

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

將軍分道出

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

增軍韓

語在匈奴傳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

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

師古曰翎卽翕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

從西方入

至右谷蠡庭

師古曰谷音鹿蠡音黎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

晉灼曰匈

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音胡浪反

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

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

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

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

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爲辱命

時漢五將皆無

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爲長羅侯復遣惠持金

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

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

以便宜從事

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

惠與吏士五百人俱

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

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卽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

師古曰置猶放

○宋祁曰注文放字下疑有也字

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

武爲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爲人彊執習外國事

師古曰彊力而有執志者

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

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

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

以西南道

師古曰鄯音善

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

降漢

師古曰揮音纏

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

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

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

侯吉旣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

道故號都護

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

都護之置自吉

始焉上嘉其功效廼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

循外蠻宣明威信

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

又云百蠻也

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堯訾城

師古曰訾音子移反

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

是中西域而立莫府

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音竹仲反

治

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師古

日班布也

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

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爲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

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

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卽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

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

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
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
也今人猶有拔瓜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宋嘗超踰羽
祁日注文堅字疑作擊字掣字疑作擊字

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

孟康曰弁手搏○宋祁日注末當有也字

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
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
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諡曰壯侯傳國至曾
孫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

師古曰屬

音之欲反

家貧匈貧無節不爲州里所稱

師古曰匈乞也

西

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

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

父死不犇喪

師古曰犇古奔字

司隸奏湯無循行

宋祁曰循疑作脩

勃

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

師古曰以

其繆舉人也

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

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

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

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

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

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

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

師古曰偁起厲反令與零同

宋祁曰偁字下當添音字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

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

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

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

壹而足

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

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

師古曰鄉

讀曰嚮不雜曰醇醇壹也厚也

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

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旣養全其

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

師古曰畜謂愛養也

使無鄉從之心

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

弃前恩

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

以致恥辱卽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

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

師古曰言郅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

若懷禽獸加

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

師古曰嬰猶帶也○宋祁曰禽獸字下疑有心字長

嬰大罪罪字疑作漢

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

師古曰舍止也

沒一使以安

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

師古曰單于庭

上以示朝者

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

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

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

郅支郅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

威以脅諸國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

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

師古曰歐與驅同下皆類此

烏孫不敢追西

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

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

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

師古曰支解謂解截其四支也都賴郅支水名

發民

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

歲遺

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卽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

之物遺弋季反○宋祁曰弋季字上當有音字

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

求谷吉等死

師古曰死尸也

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

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

師古曰故爲此言以調戲

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

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

域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每過

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

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鄯支單于威名遠聞侵

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

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

諸國危矣

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爲城郭者言不隨

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

且其人剽悍

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

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鄯支單于雖所

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

孫衆兵

師古曰驅帥之令隨從也

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

不足自保

師古曰之往保安也

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

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

事必不從

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宋祁曰注文中壞字上疑有破字。

延

壽猶與不聽

師古曰與讀曰豫。

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

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

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

師古曰沮

止也壞也音才汝反

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

之校

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

以爲威聲也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

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

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

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

數千騎寇赤谷城東

文穎曰闐音填

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

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

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

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

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

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

師古曰勿抄掠

問呼其貴

人屠墨見之

師古曰問謂密呼也

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

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

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

師古曰母之弟卽謂舅者

皆

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

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
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
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
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爲

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

師古曰名王諸

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

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

師古曰忽

志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

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反

恐無

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
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

師古曰傳讀曰敷敷布也

望見單于城上

立五采幡織

師古曰織讀曰幟音式志反

數百人披甲乘城

師古曰乘謂登

之備守也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

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

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

聞鼓音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堦塞

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叩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叩讀日仰

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

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宋祁曰

出外下疑有人字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

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郅支已

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

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

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

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

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

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

土城乘城呼

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

時康居兵萬餘騎分

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

師古曰環繞也音患和胡臥反

夜數

犇營不利輒卻

師古曰犇古奔字

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

乘之

師古曰乘逐也

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

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

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

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

師古曰畀子也

各以與所得人畀音必寐反

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

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

發十五王

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

於是延

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

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

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

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

師古曰謂漢爲不能使郅支臣服也

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

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

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臺街

蠻夷邸間

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橐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

浩以爲橐當爲橐橐街卽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

以示萬里明犯疆

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

師古曰繁音蒲何反

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

知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

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

之骨曰齒齒可惡也臣贊曰枯骨曰骼有肉曰齒師古曰贊說是也骼音工客反齒音才賜反

宜勿縣

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

笑君孔子誅之

師古曰夾谷地名卽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

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施

者優人之名夾音頰

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廼埋之有

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

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

師古曰與猶許也

湯素

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

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

司隸校

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

鄧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

師古曰師入曰振旅振整也旅衆也

宜有

使者迎勞道路

師古曰勞音力到反

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

鄧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旣至

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

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

師古

曰如若也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

衡顯之議

師古曰重難也

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

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

臣皆閔焉

師古曰閔病也

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

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

郭之兵

師古曰搃總持之也其字從手

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

重城舉歛侯之旗

師古曰舉拔也音騫

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

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

莫不懼震

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

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

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

師古曰馳義慕義馳驅而來也鄉讀曰嚮

願守北

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

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

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言車徒既衆且盛有如雷霆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荆土之蠻亦

畏威而來也嘽他丹反焯他回反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醜上九爻辭

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爲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

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

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

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

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

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

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

之前

師古曰捐棄其軀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謂吏也

非所以勸有功厲戎

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

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于首止

後有滅項之罪

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

諱也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

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

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爲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

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

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

之費經四年之勞

師古曰靡散也音糜

而廛獲駿馬三十匹

師古曰廛

與僅同 雖斬宛王母鼓之首

師古曰西域傳作母寡而此云母鼓鼓寡聲相近蓋

戎狄之言不甚諦也

猶不足以復費

師古曰復償也音扶目反

其私罪惡甚多

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

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

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

於貳師功德百之

師古曰百倍勝之

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

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

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

高於安遠長羅

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

而大功未著小惡數

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

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

令得出入也

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

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

師古曰重難也

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

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

踰義干法

師古曰干犯也

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

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

師古曰竟讀曰境

然猶不

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

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
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
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廼封延
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
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
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
卽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師古
曰顓與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
專同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
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

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

爲之仄席而坐

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

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仄古側字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

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

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師古曰鄉讀曰嚮由是言之戰克

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

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

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

閔王誅之不加師古曰閔憂也策慮愒億義勇奮發師古曰愒億憤怒之

親也幅音皮逼反

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

如淳曰踰遠也遠集

鄧支都賴水上也師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

屠三重城

劉奉世曰劉向云五重谷永

云三重疑五重者誤

斬鄧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

師古

日逋亡也

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

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

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

織介之過賜死杜郵

師古曰地名也在咸陽西也

秦民憐之莫不隕

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

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

在文

薦功祖廟告類上帝

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

介冑之士

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

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

夫犬馬有勞於人

尚加帷蓋之報

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弃爲薶馬也敝蓋弗弃爲薶狗也

况國

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

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

師古曰以庸臣之禮待遇之也卒終

也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

師古曰介然猶耿耿

非所以厲死難

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

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

自救

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燉煌兵也

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

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

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調申湯入見有詔毋

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

罷癯不足以策大事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

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

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

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

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

廼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

必乎度何時解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

師古

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

故事不過數日

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

因對曰

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日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

師古曰：吉善也。

善謂兵解之事。

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

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爲執，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涓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

師古曰：可，天子之意。

自致將作大匠及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

師古曰：姓乘，馬名。延年，乘音食，孕反。

今作初

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

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卽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

師古曰規畫也自占爲疆界也

可徙初陵以疆京

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

屬徙初陵爲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

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也

後卒

不就

師古曰卒終也就亦成也

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

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

師古曰度徒各

反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

萬數至難脂火夜作

師古曰難古然字也

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

師古曰賈讀日價

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敞府臧空

虛

師古曰罷讀日疲

下至衆庶熬熬苦之

師古曰熬熬衆愁聲

故陵因天

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

師古

日緒謂端次也

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昌陵語在成

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

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

奏未下人

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

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

湯曰

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

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

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爲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

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

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

明君則明君者字也

宜封竟爲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爲

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

師古曰伋音汲

參妻欲爲伋求封湯

受其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弘農太守

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卽訊

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

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

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

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

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

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

議以爲不道無正法

晉灼曰增壽姓趙也

以所犯劇易爲罪

師古曰易

音弋或反

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

如淳曰如今讞罪輕重

無比

者先以聞

師古曰比謂相比附也

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

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

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

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

曰廷尉增壽當是

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

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

其免湯爲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

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

師古曰卒讀曰粹

卒徒

蒙辜死者連屬

師古曰蒙被也屬之欲反

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

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燉煌久之燉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寃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

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

宣著其功師古曰仍類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爲竟寧也不以

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

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

日趣讀日促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

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

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

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

塊然

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反

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

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

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

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

敵棄人之身以快讒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

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

師古曰畜

讀曰蓄謂府庫也

又無武帝薦延

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

臯俊禽敵

之臣獨有一陳湯耳

師古曰臯謂斬其首而懸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

傳曰得俊曰克。劉攽曰：梟俊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爲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梟善鬪，故云梟。俊猶言梟將也。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

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會未久

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

虞書舜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師古曰：度大各反。以爲湯功

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此事耳，非

特詭異深可誅責也。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

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

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爲安漢

公秉政，旣內德湯舊恩，又欲譎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

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侯丞杜勲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諡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爲破胡侯勲爲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皆是也師古曰更工衡反其下並同拜爲沛郡

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爲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爲都護會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閱其老復遠出子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遠

人虞書舜典
曰柔遠能通

甚休甚休

師古曰
休美也

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

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

之所長愚無以喻

師古曰言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已曉
告也。劉放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

殊俗是子之所長愚無
以相喻也劉奉世說同

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

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
贈也略意略陳本意也

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

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

師古曰
貫事也

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跨

應劭曰跨隻也
會宗從沛郡下

爲鴈門又坐法免爲跨隻不偶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
補也亟音居力反跨音居宜反。劉放曰由沛徙鴈門

非跨也謂免
官爲跨耳

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

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爲會宗所立德之

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

甚親附

師古曰謂城郭諸國

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萬餘人欲降

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

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

會

宗發戍已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衆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戍已校尉之兵乏與有詔贖論拜爲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

師古曰輯與集同也

立小昆彌兄末

振將

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

定其國而還明年

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

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卽誅末振將太子番丘

師古曰番音步

安反

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卽留所發

兵墊婁地

服虔曰墊音華阮之墊鄭氏曰婁音羸師古曰墊音丁念反婁音樓

選精兵三

十弩

李奇曰三十人持一弩

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

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

丘卽手劔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

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

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

橐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

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飲次下亦同會

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
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
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卽誅番丘師古曰宣卽就也宣
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
時小昆彌季父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擁衆欲害昆彌漢復
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
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
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
者具此廉襄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

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歛

師古曰儻募無行檢也募音蕩

卒用

困窮議者閱之故備列云

前漢書卷七十

前漢書卷七十考證

傅介子傳詔曰樓蘭王安歸○此傳及昭紀並作安歸
西域傳作嘗歸必有一誤

嘗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注師古曰言爲匈奴之間而

候伺○

臣召南

按西域傳云後數爲匈奴反間注云

間音居覓反則此間字亦去聲注爲匈奴之間當作
爲匈奴反間也反字誤作之字耳

常惠傳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西域傳作名王
犁汗都尉于長騎以下四萬級而匈奴傳作名王犁
汗都尉于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

鄭吉傳屯田渠黎○

臣召南

按渠黎黎字應作犁傳寫

誤耳

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臣召南

按西域傳出西域有二

道自鄯善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西行至疏勒爲北道本文西字應讀言護鄯善以西之南道也下北道亦然

都護之置自吉始焉○通鑑考異曰百官表云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蓋誤以神爵二年爲地節二年也西域傳云神爵三年亦誤

陳湯傳由是遂西破呼偁○

臣召南

按呼偁匈奴傳作

烏揭

又乘勝驕○胡三省曰邳支嘗破殺閏振攻破呼韓邪
又殺伊利月屢破烏孫兵故驕也

投都賴水中注邳支水名○臣召南按注稍誤蓋康居

國水名而邳支來築城其地故下文曰前至邳支城
都賴水上也

故使都護將軍來○臣召南按都護不稱將軍延壽湯

自稱以耀遠人耳下文見將軍受事者同

軍候假丞杜勳○胡三省曰漢制軍行有各部校尉部
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

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爲軍候而假丞也

右將軍王商○

臣名南

按此樂昌侯王商以右將軍後

爲丞相自有列傳非王鳳弟成都侯王商也

奉歛侯之旗○

臣名南

按西域傳俱作翎侯師古注翎

卽翕字則此文歛字誤也

改元垂歷傳之無窮注師古曰上書者附著耳○胡三省曰按元紀詔曰匈奴邈支單于背叛禮義旣服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則改元實以此非附著也

臣名南

按胡氏

糾師古之失是也

段會宗傳天水上邽人也○臣召南按地理志上邽縣

屬隴西不屬天水卽趙充國亦上邽人傳曰隴西上邽人可證也此文疑誤

立小昆彌兄末振將○通鑑考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爲安日弟此傳作兄誤

贊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臣

召南

按廉褒孫建事見烏孫傳郭舜事見康居傳褒

字子上襄武人官至右將軍建字子夏官至左將軍元始中封成武侯

前漢書卷七十考證